

茶館

話 劇
老 舍 著

茶 館

〔三幕話劇〕

老舍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剧本以清末戊戌政变失败、民初軍閥混战、解放前国民党反动統治三个历史阶段为时代背景，以北京裕泰茶館的历史变迁为中心綫索，刻画了数十个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典型，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腐朽实質，深切地表现了作者对旧时代的憎恶、对新社会的热爱。

茶 館

*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 10069·118 字數46,000 開本787×1092 總1/32 印張2 $\frac{5}{8}$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1960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7,500—13,000册

定价(7)0.24元

人 物 表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們見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輕就作了裕泰茶館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鴉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說話。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顧。正直，体格好。

李 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撲营当差。

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說媒拉緯，心狠意毒。

康 六——男。四十岁。京郊貧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闊少，后来成了維新的資本家。

老 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 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 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龐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龐太监的書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吳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順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給
龐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
正直些。

巡 警——男。二十多岁。

报 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龐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順子相
依为命。

老 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 陈——男。三十岁。逃兵。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會議員，后来修道，住在
裕泰附設的公寓里。

軍 官——男。三十岁。

王大拴——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 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識。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繼承父业而发展
之。

取电灯費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鉄嘴——男。三十多岁。唐鉄嘴之子，繼承父业，有作
天师的希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鄒福远——男。四十多岁。說評書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鄧的师弟，先說評書，后改唱京戏。

方 六——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詐。

車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現洋为生。

龐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龐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 梅——女。十九岁。龐四奶奶的丫环。

老 楊——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員，王小花的老师。

謝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襲父业，作特务。

小吳祥子——男。三十来岁。吳祥子之子。世襲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

茶 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一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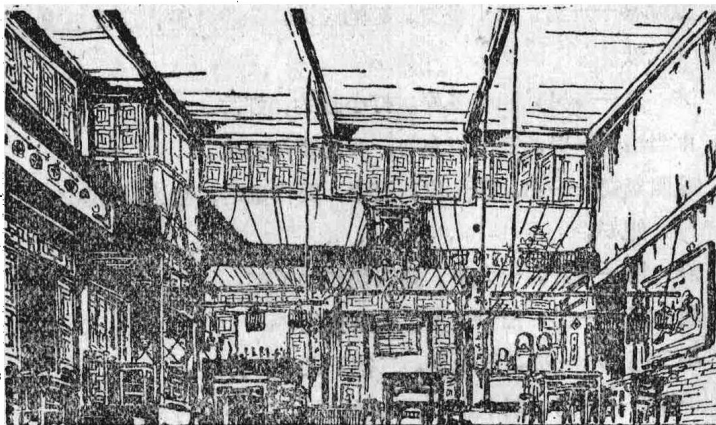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 楊——男。数来宝的。



設計者 王文冲

第一幕

人：王利发 刘麻子 龐太监 唐鉄嘴 康 六 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吳祥子
李 三 老 人 康順子 二德子 乡 妇 茶客甲、
乙、丙、丁 馬五爷 小 妞 茶房一、二人

时：一八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維新运动失败了。
早半天。

地：北京，裕泰大茶館。

幕启：这种大茶館現在已經不見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碼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飯。玩鳥的人們，每天在臨夠了画眉、黃鳥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鳥儿表現歌唱。商議事情的，說媒拉綽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羣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給双方調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經調人东

說西說，便都喝碗茶，吃碗爛肉面（大茶館特殊的食品，價錢便宜，作起來快當），就可以化千戈為玉帛了。總之，這是當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無事都可以來坐半天。

在這裡，可以聽到最荒唐的新聞，如某處的大蜘蛛怎麼成了精，受到雷擊。奇怪的意見也在這裡可以聽到，象把海邊上都修上大牆，就足以擋住洋兵上岸。這裡還可以聽到某京戲演員新近創造了什麼腔兒，和煎熬鴉片煙的最好的方法。這裡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個出土的玉扇墜兒，或三彩的鼻煙壺。這真是個重要的地方，簡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們現在就要看見這樣的一座茶館。

一進門是柜台與爐灶——為省點事，我們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爐灶；有些鍋勺的響聲也就夠了。屋子非常高大，擺着長桌與方桌，長凳與小凳，都是茶座兒。隔窗可見後院，高搭着涼棚，棚下也有茶座兒。屋裡和涼棚下都有挂鳥籠的地方。各處都貼着“莫談國事”的紙條。

有兩位茶客，不知姓名，正眯著眼，搖著頭，拍板低唱。有兩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賞瓦罐裡的蟋蟀。兩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與吳祥子，正低聲地談話，看樣子他們是北衙門的辦案的（偵緝）。

今天又有一起打羣架的，據說是為了爭一只家鴿，惹起非用武力解決不可的糾紛。假若真打起來，非出人命不可，因為被約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撲營的哥兒們和庫兵，身手都十分厲害。好在，不能真打起來，因為在雙方還沒把打手約齊，已有人出面調停了——現在雙方在

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

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

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台里。

唐鉄嘴踏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髒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紙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踟躕吧！

唐鉄嘴（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鉄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您貴庚是……

王利发（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鉄嘴坐下）坐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籠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籠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籠；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籠。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

松二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常四爷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

二德子（凑过去）你这是为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我们也都是外场人。

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皇家吃着官饭，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
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掼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

常四爷（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

马五爷（并未立起）二德子，你威风啊！

二德子（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瞧！您說的对！我到后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錢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馬五爷发牢騷）这位爷，您圣明，您給評評理！

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見！（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門沒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剛才您說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飯的。信洋教，說洋話，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連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飯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吳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說話請留点神！（大声地）李三，再給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錢？我賠！外場人不作老娘們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

繡手刘麻子領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松二爷、

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壺，倒烟）您試試这个！剛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細又純！

常四爷 唉！連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銀子啊！

刘麻子 咱們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銀山，永远花不完！您

坐着，我办点小事！（領康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說說吧，十两銀子行不行？你說干脆的！我忙，沒工夫专伺候你！

康 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銀子嗎？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許多拿两几八錢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誰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沒法子混了嗎？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頓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們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飯的地方，这还不好嗎？

康 六 到底給誰呢？

刘麻子 我一說，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誰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嗎？

康 六 誰呢？

刘麻子 龐总管！你也听說過龐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紅的不得了，連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瑪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給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

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
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饈美味，穿的是綾罗綢緞，这不是造化嗎？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 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給十两銀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們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銀子找不出，
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換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訴你，过了这个村可沒有这个店，耽誤了事
別怨我！快去快来！

康 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 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湊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
远沒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賺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誰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
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給拉攏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們还許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話）

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託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傳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看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象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是不是这么說，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給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砂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請安)哥儿們，都瞧我啦!我請安了!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們，他們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見了面，您快来吧!

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們一趟又一趟地往後面送茶水。老人進來，拿着些牙簽、胡梳、耳挖勺之類的小東西，低着頭慢慢地挨着茶座兒走；沒人買他的東西。他要往後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 三 老大爺，您外邊溜溜吧！後院里，人家正說和事呢，沒人買您的東西！（順手兒把剩茶遞給老人一碗。）

松二爺（低聲地）李三！（指後院）他們到底爲了什麼事，要這麼拿刀動杖的？

李 三（低聲地）听說是爲一只鴿子。張宅的鴿子飛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還……唉，咱們還是少說話好，（問老人）老大爺您高壽啦？

老 人（喝了茶）多謝！八十二了，沒人管！這年月呀，人還不如一只鴿子呢！唉！（慢慢走出去。）

秦仲義，穿得很講究，滿面春風，走進來。

王利發 哎喲！秦二爺，您怎麼這樣閑在，會想起下茶館來了？也沒帶個底下人？

秦仲義 來看看，看看你這年輕小伙子會作生意不會！

王利發 唉，一邊作一邊學吧，指着這個吃飯嘛。誰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顧主兒都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閉閉眼就過去了。在街面上混飯吃，人緣兒頂要緊。我按着我父親遺留下的老辦法，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給您沏碗小葉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样！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

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嘛！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甬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们。

小 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

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掏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 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 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象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

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